

流亡 女性

里 林 张容林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流 亡 女 性

里林 张容林 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1092 1/32 7印张 插页2 153千字

1990年 2月第1版 1990年 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1—3,020册

ISBN7—219—01453—8/I·419

定价: 2.70元

目 录

- 一、流亡路上..... (1)
- 二、旅途相知..... (7)
- 三、古城重聚..... (14)
- 四、特务跟踪..... (18)
- 五、兰英遭遇..... (25)
- 六、借酒行凶..... (34)
- 七、初识宝珠..... (42)
- 八、正邪交锋..... (51)
- 九、臭味相投..... (55)
- 十、战地服务..... (62)
- 十一、迁校斗争..... (66)
- 十二、狼狈为奸..... (71)
- 十三、针锋相对..... (76)
- 十四、浩气长存..... (84)
- 十五、大意中计..... (90)
- 十六、惨遭暗算..... (98)
- 十七、秘密逮捕.....(104)
- 十八、寻迹营救.....(107)

十九、黔驴技穷·····	(116)
二十、解聘风波·····	(120)
二十一、枪击事件·····	(128)
二十二、润物无声·····	(135)
二十三、大肆镇压·····	(140)
二十四、唇枪舌剑·····	(148)
二十五、保释出狱·····	(156)
二十六、欲擒故纵·····	(163)
二十七、山雨欲来·····	(171)
二十八、查封小店·····	(178)
二十九、狼争狗斗·····	(187)
三十、逃出虎口·····	(196)
三十一、奔向光明·····	(206)

一、流亡路上

阮云好不容易在徐县挤上了到古城去的火车。她那纤细而有力的两手，提了一个小手提箱和一个红色的大网袋，袋里装着棉被和几件衣服，箱子里装了几本书。她累得直喘气，稳重而端庄的脸上，泛着红润的颜色，汗水直往下淌，身上穿的那件天蓝色的旗袍，背上也被汗水湿透了。她用手代替梳子把散乱的头发理顺，想挤进车厢找个座位，但怎么也挤不进去。车厢里挤得满满的。坐的、站的，坐在地上的人挨着人，简直没有插脚的地方。她无力地靠在车厢门口，把网袋和提箱放到地上，两腿发软，一下子坐到网袋上。太累啦！从北平出来这些日子，不是跑路就是挤车，吃不上饭，睡不了觉，既怕挤不上车，去不了古城，又怕碰上国民党的败兵闹事、抢东西。她拿出小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，向车厢里看了看：里边的人们个个紧锁着双眉，没有笑容。离她不远的一位老大爷坐在地上，痛苦和愁容流露在他那黑瘦多皱的脸上，这饱经风霜的老人，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蓝布小包袱，嘴里不断地嘟囔：“这是什么世道啊！这是什么世道啊！我这个半截子入土的人，还要外出逃难，真造孽呀！真造孽呀！”一个四十多岁象做生意的人，脸色瘦削

蜡黄，无神的眼睛半睁着，正对坐在旁边的人述说：“我家经营了几十年的祖传店铺被鬼子的一场大火烧光了，现在一贫如洗，前途渺茫，逃亡到何方呵？”几个带孩子的妇女，蜷缩在车厢的走道上，带着几个破烂篮子，里面装着些地瓜和胡萝卜，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丝不挂的孩子。孩子哭哭啼啼的要吃，妈妈哄着、骂着、甚至打着孩子。靠车厢门口有几个国民党兵，穿着又脏又破的军装，不扣钮扣，胸膛露在外面，全身发着汗臭味，骂骂咧咧地一副凶神恶煞的嘴脸。他们每人霸占了一条坐椅躺在上面，不干不净地奶奶娘娘的骂不绝口。周围的人虽挤得站都站不稳，但谁也不敢惹他们。一位老大娘站得实在累得受不了，刚要挨着坐椅，就被踢了一脚。

阮云坐在网袋上，想休息一会，可是刚合上眼，就象看见了那些被日本鬼子毁了的家園，那些逃难的人群，那些被鬼子烧、杀、抢、掠的村庄，那些被枪杀了的同胞们的尸体，她只好又睁开了眼睛。乱糟糟的车厢里烟雾弥漫，臭味、酸味、烟味混合在一起，熏得人直恶心。阮云被挤得两条腿又累又麻，心里难受，直想呕吐，她想赶快离开这里。

她站起来活动了一下，想去碰一碰运气，也许能找到一个座位，或是能找到一个熟人。车厢内十分拥挤，她犹豫了一会，最后还是提起了网袋和手提箱，艰难地挤进了车厢，嘴里一个劲地叫着：“大娘、大爷、大哥、大嫂……借个光。”“请让一让。”“对不起！”“麻烦您啦……”就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过两个车厢，没有碰到一个熟人，也没有找到一个座位，她有点失望了，河北、山东、平、津那么多同学，难道就一个也碰不到吗？自己又安慰自己，

“不，会碰到的！”她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抱着再试一下的心情，又挤进了第三个车厢，刚刚挤进去，忽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：“阮云！”“谁呀？”她猛抬起头来四下里寻找，看见前面不远处一个剪着短发，穿着浅蓝色旗袍的姑娘，年约十六、七岁，白皙的脸上长着两只又黑又亮的大眼睛，眉毛秀丽，双颊绯红，正向她招手：“阮云，快来这里，挤着坐吧！”阮云看清楚了，原来是同一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同学谷小立，她高兴极了，心想老天到底不负苦心人！她不停地说着：“谢谢你！谢谢你！”一种掩饰不住的笑容在她脸上舒展开来。她奋力地挤过去，一下子好象行李也不重、腿也不累啦，全身感到说不出的轻松。

谷小立请同座的两位大嫂挤了一挤，给阮云让出一点位置来。阮云抬头看了看已经塞满了包裹的行李架，不能再放东西了，就把网袋和手提箱塞进座位下边，紧紧地挨着谷小立坐下了。

阮云是谷城人，她父亲是本县大地主阮师祖的亲弟弟，他二十多岁时生了痼病，找尽了附近几县的名医也无法治好，病得骨瘦如柴，有气无力，医生断言：“这是不治之症，活不了多久啦。”可是算命先生却说：“冲冲喜就会好。”于是在阮师祖的安排下，硬逼着他家的佃户朱二狗把亲生女儿小娥嫁给这个活死人。小娥才十六岁，虽然是佃户的女儿，但长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黑黑的头发，瓜子样的脸蛋，人人都夸是个俊俏的好姑娘。而且她心灵手巧，家里的针线活，地里的庄稼活，样样能干，村里的青年们都乐意帮她干活，想得到她的好感。谁料到这样一个聪明、伶俐、勤劳、美丽的姑娘竟被大地主阮师祖坑害了。阮师祖威胁说：“如果小娥不嫁，不仅夺佃，还要把朱二狗全家赶

走！”派出狗腿子天天去威逼。二狗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忍痛把小娥丢进了火坑。小娥临走的时候。二狗哭着对小娥说：

“孩子，是爹害了你一辈子，谁让你生到咱家来？谁让咱们家穷啊！”小娥到阮家同痨病鬼冲喜成了亲，从此成了痨病鬼的老婆和佣人。小娥自叹命苦，忍辱负重，一心一意的伺候痨病鬼，望他多活几年，就这样过了两年，生了个女孩，谁知道痨病鬼也就一命呜呼了。阮师祖见兄弟死了，欺侮这个孤儿寡妇，怕他们分阮家的财产，便让管家把小娥叫到跟前，老奸巨滑地嘿嘿笑着，拿着一根棍子指着小娥的头说：

“我兄弟已被你剋死，说不定这个家也要被你剋穷，这孩子谁知道是不是我阮家的骨血？你赶快回娘家去，从此不准再进阮家的门！”小娥母女就这样被赶了出来。

小娥回娘家后，拚死拚活地劳动，扶养女儿，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”还不到二十岁的小娥已被传染上痨病，干活无力，瘦得象个骷髅。乡邻们可怜这母女俩，看到她们断了炊，就送点吃的给她们。谁知阮师祖贼心不死，过了一年硬说小娥不守贞操，败坏了阮家的门风，命令狗腿子把小娥捆到祠堂，用所谓家法处死了，小女儿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。阮师祖的一个姨太太，是丫环出身，无儿无女，她同情小娥的遭遇，就要求收养这个孩子，阮师祖应允了，给她起名阮云，阮云长得象她妈妈，白皙的小脸蛋，红润的双颊，乌黑的头发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越长越俊越逗人喜爱。阮云叫姨太太为姨妈，姨太太嘱咐地主家的人，谁也不要把阮云的身世讲给她知道，小云就在姨妈的扶养下渐渐地长大。到了能干活的年龄，除了干家务活，也跟上长工下地。姨妈与孩子长期相处有了感情，她可怜孩子，经过阮师祖准许，送阮云到附近一个小学校读书。阮云读书挺用功，老师也夸她聪

明勤学。她很懂事，放学回家就去帮佣人干活，佣人都很喜欢她，不论谁有了一点好吃的都要留给她。阮云就在这些劳动人们的爱抚下慢慢地长大了。姨妈看到孩子对自己好，有出息，就想进一步供她读中学，指望自己将来有个依靠，她哀求老爷每年给她一点额外的钱供阮云读中学。阮云长大出脱得一表人才，谁见了都想多看几眼，阮师祖竟在阮云身上产生了邪念，就答应了姨太太的要求，每年给她几十块钱让阮云读中学。姨太太看出了老爷心怀鬼胎，平时防范很严，不让老爷有单独接触阮云的机会，所以阮云还能够在豺狼的窥伺下胆战心惊地读完了中学，而且考上了大学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当阮云高中毕业时，姨妈染上了时疫，一病不起。阮云无微不至地侍候她，人也瘦了，姨妈自知命已不长，当阮云考上大学快要开学的时候，在一个黑漆漆的暴风骤雨的夜里，在暗淡的煤油灯下，姨妈气喘吁吁地告诉了阮云关于她妈妈小娥悲惨的身世，阮云听后哭倒在姨妈身上。姨妈将她几十年积蓄的几十元大洋和她年轻时的一点手饰，包在一块蓝布里，用她那颤抖的手递给了阮云，她流着眼泪，以一个将要死去的母亲的慈心对阮云说：“可怜的孩子！你给我当女儿一场，在我就要离去的时候，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，就拿这点东西作为你今后读书的花费吧！从今以后你要自己管好自己，这个家你就忘掉它吧！我死以后，每年清明给我坟上烧张纸我就心满意足啦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姨妈的声音慢慢地听不到了。阮云抱着她，一边哭一边喊：“姨妈！你就是我的亲娘，我决不离开你，你的病能治好的，你不能死。我一定常回来看你。好好治病吧！”

过了两天，姨妈就死了。按照地主家的惯例，姨太太的丧事，只能象死了一只猫、狗一样草草埋葬，阮云就在埋葬

了姨妈的当天夜里，偷偷地跑了出来。

阮云在大学里读了两年书，没有回过阮师祖的家，也没敢到姨妈坟前烧纸。她就是靠着姨娘给她的那点钱，省吃俭用地渡过两年。她不敢在学生食堂开饭，每天都到小摊子上买几个烧饼、馒头，吃碗水泡饭填饱肚子。穿的是旧衣服，铺盖也是用了十几年的破旧被褥。这样的生活和遭遇，养成了她不怕苦、不怕难的坚强个性。她痛恨吃人的地主恶霸，同情受苦受难的穷人。她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当她认识到共产党是领导受苦工农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政党时，便积极地要求参加党。经过斗争的考验，她成了一名共产党员。

在学校，她是系里的优秀学生。功课好，肯钻研，能团结同学，谁有了困难都能得到她的帮助。在社会活动中她又是一个精明的、有组织才能、有群众威信的领导骨干。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北平沦陷，她同几个同学逃跑出来，一路上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，有时要徒步，有时又去挤火车，好不容易地到了徐县，同行的几位同学中途都分散了，到徐县只剩下她孤身一人。这次在火车上碰到谷小立，使阮云万分高兴，几天来紧张孤寂的心情一扫而光。她用手理了理头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，看着谷小立带着稚气的脸和惊奇的神情，笑了。

二、旅途相知

谷小立拉着阮云的手，很亲热地靠在她的身上，象个不懂事的小妹妹偎依在姐姐的怀里，她看到阮云脸色苍白憔悴，流露出疲劳的神情。小立想，让她闭上眼睛休息休息，阮云说她不累，又问小立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阮云的询问，激起了小立对家庭、对亲人的怀念。离家时母亲亲切的叮咛，惜别的眼泪，又出现在眼前。她答道：“打算到古城战时大学读书。眼见日本鬼子很快打到山东，妈妈说，你一个人走吧！听说鬼子很坏，糟蹋妇女，杀人放火，做尽了坏事。你已十七岁了，留在我家里我不放心，你走吧！我们躲到乡下去。就这样，我一个人出来了。不知道现在姥姥、妈妈、妹妹在哪里呢。”小立说着眼里就湿润了。谷小立出身于一个店员家庭，全家四口人过着艰辛的生活。她五岁那年，父亲在卖货的时候，对东家的一位有钱的亲戚招待不周到，被掌柜的打得吐了血，从此一病不起，不久就眼睁睁地含冤死去。亲人们说：“他是死不瞑目！惦记着你们这孤儿寡妇啊！”小立的妈妈是个倔强的妇女，为了抚养孩子成人，决心不再嫁人，便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娘家，同自己唯一的亲人——六十多岁的老娘生活在一起。靠自己一双灵巧的手，给有钱人家

绣花、做针线活，养活老母亲和两个孤苦的女儿。小立很懂事，从小跟上妈妈捡柴火，大了一点就跟上妈妈学做针线活，担水，推磨，样样能干。离她家不远有一所小学校，妈妈、外婆看见小学学校的老师一个月能挣好几块大洋，因而产生了一个念头：送小立念书，将来当个老师赚钱养家。她们全家人勤劳地干活，省吃俭用，积攒小立上学的学费、书费。小立上了学，知道穷人上学不容易，在校勤奋学习，回家辛勤地劳动，以后小立又考取了县里的中学。她顾虑家里没有钱供她读书，主动对妈妈说：“不读了。”但妈妈却斩钉截铁地表示：就是吃糠咽菜也要供你去念中学。学校规定学生一律住校，小立住不起，妈妈只好找到校长，含着眼泪详述了孤儿寡妇的凄凉生活，激起了校长的同情，才允许小立在家吃、住。就这样天天起五更、睡半夜，在家劳动，到校读书，坚持读完了中学。毕业后，妈妈叹息着说：“可怜的孩子，我们再也没有力量供你念书啦！找个事做，替妈妈分担生活担子吧！”小立看见妈妈过早愁白了的头发，长起皱纹的瘦脸，内心感到很难受，她想答应妈妈的要求。可是在老师们的鼓励下，她又想到，如果大学毕业了，去当个中学老师，不是挣钱更多吗？妈妈、外婆就不要再去劳累了。但是没有钱怎么办？她曾经听老师说过，为了鼓励学生上大学，学校留有一点钱，用来资助有困难的同学读书，她便大着胆子找老师商量。老师一向对她印象好，很同情她，满口答应。于是小立带着助学金当路费，跟上几个要好的同学，欢天喜地的去北平考大学，一下子考上了文学院历史系，读了一年，发生了“七·七”事变，她跑回了家，这次是从家里出来的。

阮云看到小立一讲到妈妈，眼里滚动着泪花，她猛地

想到死去的姨妈，心里也感到一阵辛酸。但是她忍住了，安慰小立说：“不要难过，现在咱们的境况都差不多，我的家乡也被日本鬼子占啦。从北平流亡出来后，同样无家可归。听说学校迁到古城开学，就决定暂时先到古城，去学校报到，看看再说吧。今天的时代是咱们青年人立志奋发的时代，努力抗日救国的时代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们大学生的责任更重呢？咱们既然出来了，命运就要由自己掌握。已经离开了家，再想也没有用，对吗？”小立听着阮云既是安慰，又是鼓励的话，便坚强地点了点头。

火车“空通空通”地向西开去。这是一列慢车，大站小站都停，上下车的人很多，每到一站，都要爆发出一阵吵闹声，不是为争座位，就是为查车票。有的人硬是霸住座位不让别人坐，有的人不买票趁乱上车，也有个别人乘机搞扒窃，因此不时听到丢失财物的呼叫声，但这些事谁也管不了。

这是一列战争状态下的火车，一切供应断绝了，车上没有饭吃，没有开水喝，只有当火车在大站停车时，车上的人才簇拥着下车，向站台栏杆外面的小摊贩买点吃的、喝的，就又急急忙忙地跑上车来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阮云和小立两个临时分工，阮云在座位上守着，看着行李，小立跑下去买吃的、喝的，如果两个人一块下去，等你再上来，不但座位没有，行李也可能找不到了。

火车到正县站已是半夜。车厢里的几盏电灯发出暗淡的微光，有的车厢电灯全灭了，黑乎乎的，上下车都要小心，稍微疏忽，踩了人、碰着人，就会挨骂，或者发生争吵。很多人抱着自己的东西，闭上眼睛，进入了半睡或全睡状态，有熟人同路的，就轮换着睡一会。小立用力打开车窗，让微风

习习地吹进来，空气清新多啦，身上有点凉意。她伸了一下懒腰，看到月台上聚集了一大群人，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。阮云此时已进入了梦乡，小立悄悄地走到车厢门口，向列车员打听是怎么一回事，列车员很气愤地说：“还不是几个当兵的，不买票硬要上车，站上的人不让他们进站，就打人，硬是闯进了站，谁也挡不住。这年头道理王法都没有用了，谁有枪杆子谁就是老大。”他两个人正说着话、眼瞧着那几个当兵的骂声不绝地冲进前边一节车厢里，脚踢、手捅，把座位上的旅客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儿童，一齐推开，他们横七竖八地坐下去，嘴里还骂着：“真他妈的混蛋，老子们在前方打仗、拼死拼活，流血流汗，到后方来火车都不让坐，老子就非坐不可，看谁敢动老子一根毫毛！”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也被他们踢起来，找不到地方坐，只好远远地避开。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打日本鬼子没有本事，欺侮中国老百姓的本事特别大。”

谷小立看了这一幕恃强欺人的场面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睡意已跑光了。她默默地坐着，思绪万千，想到家乡，想着国民党败兵退到后方对老百姓的欺压抢掠，想到日本鬼子在占领区的奸、淫、烧、杀，想到姥姥、妈妈、妹妹三代人不知会遭受什么样的苦难，心情一时无法平静。

火车到了洛城车站，小立肚子饿了，她问阮云：“大姐，你饿吗？车停后我下去买吃的。”大姐点点头，叮嘱她快去快回。火车在站台上停下来，车上的旅客纷纷下车往站台上跑。小贩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，提着篮子在站外叫卖。小立用了很大力气才从人群中迅速跑到栏杆旁边，伸手出去买了几个包子，正在找钱的时候，突然警报的气笛呜呜地叫起来。车站上顿时大乱，人们东奔西跑，大呼小叫，小贩

们零钱也不给找，提起篮子就跑了。车站值勤人员连忙打旗，让火车赶快开出站外，买吃的旅客，找零钱也不要了，急忙忙地向车上跑。人们一下子拥到车厢门口，象发疯似的拼命往上挤，越挤就越难上去。有人被挤倒了，后边的人仍踩上去，有人大喊：“踩死人啦！踩死人啦！大家让一让。”这些话哪里有人听？车上的有的旅客看见亲人上不了车，急得大喊大叫。孩子看不见爸爸妈妈，大哭着要去找，哄也哄不住。眼看列车吐着气就要开动，小立还上不了车。很着急，又不忍心去推挤那些老人、妇女、孩子，她看到有些青年已从车窗上爬上车去，便把包子从窗口扔给阮云，双手扒着车窗，阮云站在窗前伸出手抓着她，车下的人推了她一把，她便顽强地从车窗钻了进去，接着她和阮云又把几个女青年，用同样方法拉上车来。这时列车已“空通通”地开动了，汽笛呜呜地叫着，象一个饱受创伤的老人为自己的苦难遭遇，大声地喘气叹息着。有几个抱着小孩的妇女，没法挤上车，便大喊大叫，跟着火车跑，始终也没有人答理。她们的同伴从车上抛给她们几件行李，大喊：“我们在古城等你，快搭下趟车吧！”

第二天下午，火车到达古城车站，阮云同小立背着行李结伴下了车。她们刚走出车站，忽然看见一对时髦打扮的青年人，男的、女的都是西装革履，带了几个大箱小箱的行李。女的娇声娇气的，叫那位男青年去雇车到战时大学。小立指了指这对时髦的青年对阮云说：“大姐！可能是咱们的同学，穿得这么阔气，哪象个流亡学生？”阮云无暇细看，只是嗯了一声，未置可否。几天来她俩在火车上患难与共，互相照顾，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，增长了友谊，小立把阮云当成了自己的大姐姐和老师。

古城是著名的历史名城，它位于富饶美丽的千里平原上，滚滚东去的大河从城脚下缓缓流过。这里有历代的古墓群，散布在广阔的原野上，里面蕴藏着中国的古老文化。古城的西郊有著名的北塔、南塔，雄姿伸向万里晴空，城内中心有钟楼、鼓楼，诉说着古城的沧桑历史。这里也曾是西来佛教的发祥地，有众多的庙宇古刹，保存着很多珍贵文物，供游人参观游览。这里也有过去农民革命的光荣传统，唐末的黄巢起义和明末李自成起义，都在这里打过大仗，建立过政权。历史上，整个古城物华天宝，人文荟萃，曾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心。现在日本鬼子攻进华北，搬迁的政府机关，逃难的战区人民，不断涌向这里，古城沸腾起来了。

现在这里又处于一个特殊位置，不远的彼方，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。抗战开始后，数不清的青年学生从敌占区、大后方，从全国各地来到古城，寻找各种关系从这里出发，成群结队地奔赴延安，在那里寻求革命真理，参加抗战工作。自从战时大学宣布成立之后，青年学生来得更多了，有曾在平津原校读书的老同学，有三七年招收的新生。其中有不少人往往是先报到入学，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停留就走了，这里一时成了青年学生奔向延安的暂时落脚点和出发点。

战时大学的校址是分散的，城里、城外都有，大都是利用旧有的建筑稍加改造而成。课堂和学生宿舍，都是因陋就简的平房。校本部坐落在城里的一条小街上。阮云和谷小立坐着黄包车，穿过大街小巷，好不容易地才找到。她们在校本部报了到，要到城外的文理学院去住。于是向同学询问了路线，就扛着行李步行，经过繁华的闹市，出了城，直累得大汗淋漓，才走到学院门口。她俩放下行李歇了一歇，喘了

口气，擦了擦脸上的汗。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，眺望这辽阔无边的大平原，眺望着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上生长着的茂盛的庄稼。那结结实实的玉米棒吐着粉红的胡须，高粱的穗子上结着密密的、红的白的高粱米。向更远处望去，村庄、树林，象一个个小黑点，点缀在碧绿的地毯上。阮云眺望着，对小立赞叹说：“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！在这里读书比在城里好多了，城里最多有个校园，可是这里的校园都是望不到边际的大自然呵！八百里长川，确实名不虚传，我们就要在这里生活、学习、成长、战斗啦！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蕴含着深沉而又温柔的遐想，使小立也感到了激动和振奋。她们转身进了校门，阮云碰到几位先来的老同学，便相约同她们住在一房，小立也跟去住了上铺。

战时大学是由平津搬来的几所大学联合建起来的。学院中有一批进步的教授，他们坚持讲授新观点的经济学、哲学、法学和文学，还教俄文，介绍苏联的学术著作。他们支持、参加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，对青年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。学生中有一大批在北平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受过锻炼的学运骨干，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员。大部分则是党所领导的先进的青年组织——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。这些学生带来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，在学校内外掀起了抗战救亡的宣传活动。他们作演讲、出墙报、演短剧、画漫画、组织歌咏队、宣传队、短期战地服务队等。参加的同学很踊跃，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形势初步形成，学校的革命抗日力量也蓬蓬勃勃地发展着。